熙朝新語

熙朝新語卷十一

古歙　余金　德水　輯

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。十月二十七日
聖駕臨幸。送兩掌院大學士入署。
御書扁額二。曰稽古論思。曰集賢清秘。
賜宴賦詩。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五律
四十字爲韻。
御製東字音字韻
敕諸臣各分一字。是日與宴者一百六十餘人。燕次

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。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問昆明賦詩故事。更仿柏梁體聯句。

召至

御前

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三人。

上諭大學士掌院諸大臣曰。致治當崇實政。爲學當務躬行。勿專尙文詞。我君臣所宜共勉。燕畢復拜

御集文綺綵箋之

賜。並

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。是日
上御淸秘堂小憩。復得七律一章。亦
宣示諸臣。翰林院宴畢。
駕幸貢院周覽號舍。軫勞士子辛勤。
御製七律四章。勒石至公堂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
也。
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
上諭。聖賢之學行本也。文末也。而文之中經術其根
柢也。詞章枝葉也。翰林以文學侍從。近年來因朕每

試詩賦。頗致力於文章。而求沉酣六籍。含英咀華。究經術之閫奥者不少概見。豈篤志正學者鮮歟。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。夫窮經不如敦行。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。崇尚經術。良有關於世道人心。有若故侍郎蔡聞之。宗人府府丞任啟運。研窮經術。敦僕可嘉。近者侍郎沈德潛。學有本源。雖未可遽目爲通儒。收明經致用之效。而視獺祭爲工。翦綵爲麗者。迥不侔矣。今海宇昇平。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。窮年矻矻。宗仰儒先者。當不乏人。奈何令終老牖下。而詞苑中

實經術士也。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。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。能潛心經學者。愼重遴訪。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。以應精選。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。十六年
諭大學士九卿再行虛公覈實。確舉以聞。如果衆所共信。即不必考試。於是公同會核。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等四人。
上諭。既衆論僉同。其平日研窮經義。必見之著述。朕將親覽之。以觀實學。在京送內閣進呈。在外行督撫

取。不必另行繕錄。致需時日。啟勦襲贋鼎之弊。於是吳鼎進家藏集說一部。集說附錄一部。易問一部。春秋傳遜義一部。易堂問目一部。考律緒言一部。梁錫璵進易經揆一一部。吏部帶領引

見。奏

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。各

賞紗一疋。

召對勤政殿。

上曰。你們以經學保舉。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。但窮

經不在口耳。須要躬行實踐。方能教人。尋將進士陳
祖範。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。
鶴山梁兆榜。乾隆庚午辛未聯捷。場前夢神人告曰。
汝三甲二十八名也。及殿試榜發。竟得三甲第八名。
上以二甲人數過多。
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。於是仍爲三甲二十八名。始
信數由前定也。
秦澗泉大士。乾隆壬申狀元。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
關帝廟。有靜來常把此心捫之句。疑己有隱慝而神

做之云。然時自訟。終不解也。及試
欽定賦題松柏有心。以題爲韻。第四段忘却心字本
韻。閱卷大臣俱未檢及。
上指出笑曰。狀元有無心之賦。主司無有眼之人。始
悟神已先示之矣。
盧學士文弨有張遷碑。拓手甚工。澗泉愛而乞之。盧
不與。一日乘盧外出。入其書舍攫取而去。盧歸知之。
追至其室。仍奪還。未半月秦暴亡。盧往奠畢。袖中出
此碑。哭曰。早知君將永訣。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。今

耿耿於心。特來補過。取帖向靈前焚之。頗有延陵挂劍之風。

乾隆己未新進士

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。袁簡齋枚有句云。聲疑來禁苑。人似隔天河。諸總裁以語涉不莊。將擯之。尹文端公力爭曰。此人肯用心思。必年少有才者。特未解應制體裁耳。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

上有駁問。我當獨奏。於是羣議始息。簡齋館選後乞

假歸娶。朝士贈詩甚多。毘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云。金燈花下沸笙歌。寶帳流香散綺羅。此日黃姑逢織女。漫言人似隔天河。葢戲之也。

費雲軒元龍。乾隆丙辰進士。知四川綿州時。有惡棍爲地方害。費廉得其罪狀。杖斃之。閱三日復活。後毆其母。母持一罈來控曰。此逆子藏魂罈也。先將生魂煉藏此罈內。官用刑乃血肉之軀。以久煉魂治新傷體。三日即平復如故。求先毀其罈。散其魂。庶逆子可除。如其言。果斃杖下。傳言晉殺秦諜。七日而蘇。此種

事自古有之。然邪不勝正。況又逆倫。天壤間豈容梟獍漏網哉。

陽湖蔣太史麟昌。乾隆己未進士。館選時年甫十九。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至其門。俄而長孫生。故小名僧壽。及長。自夢一僧畫麒麟一幅與之。故名麟昌。二十五歲卒。卒後三日。其孤甫三歲。卒帷見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。人以爲戒律僧託輪迴者。然生平又痛詆佛法。不可解也。

連江胡給諫鵰南巡視中城。一日聞姊病。往視之。姊

已昏迷。聞胡至。聳然起曰。弟來省我。甚善。然弟宜速歸。胡不肯。姊起用手推之。家人不解其故。胡旣去。姊語家人曰。我方死去。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。路遇一役曰。舊城隍陞去。新城隍將到任。汝且暫候。問新城隍何人。卽鵬南也。我驚醒。不意鵬南恰坐我床上。故勸令回家。汝等可往探之。如其言覘胡。則已沐浴朝服而逝矣。

史文靖公館課庶常。出春日即事題。管水初一清詩中有一聯云。雨三點雨逢寒食。廿四番風到杏花。文

靖歎賞。拔置第一。時人以管杏花呼之。

杭州有負販者。目不識丁。而酷好度曲。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。人笑之而已。其母死。哭曰。吽一聲。哭一聲。兒的聲音娘慣聽。如何娘不應。一字一淚。出於至誠。眞天籟也。

儲宗丞麟趾。庚辰奉
命祭告嶽瀆。宿郵亭。一夕燈花散采。倏忽變現。噴煙高二三尺。有風霧回旋。呼家人聚觀。共相詫異。戒勿動。比寢。夢仙人五六輩。招至一所。上書赤雲岡三字。

呼儲為雲麾使者。諸仙列坐聯句。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。蓬壺今宵散瑞芝。次至五松丈人續曰。羣仙佳會飄吟髭。又次至東方青童曰。春風欲損楊柳枝。旁一女仙曰。此雲麾過淩河句也。奈何竊之。相與一笑。忽燈花如爆竹聲。儲驚醒。亦無他異。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。年才三十。人呼為小尹。海寧楊次也守知。康熙庚辰進士。以道員候補南河。年七十矣。文端知為老名士。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。自指其鬢曰。蒙公盛意。惜守知老矣。夕陽無限好。只是

近黃昏。文端應聲曰。不然。豈不聞天意憐幽草。人間重晚晴乎。楊駭然出語人曰。不謂小尹少年科甲。竟能吐屬清新若此。

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。

上自盛京還。道入榆關。登澄海樓望海。雲霧千峰。波明萬頃。天容海色洵屬奇觀。時張文敏公照梁文莊公詩正侍從。因奉

命聯句。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。仿歐陽咏雪禁體也。十九年秋。

上自吉林至盛京。恭謁
三陵。禮成旋蹕。以十月二日入關。再登澄海樓。距癸亥前遊周一紀矣。星霜亟易。風景猶新。爰舉成例。
命汪由敦。劉綸用禁體疊前韻。既暢登臨。並誌歲月。洵昇平佳話也。

莊滋圃有恭。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。歷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官浙江巡撫時。乾隆二十七年
聖駕三次南巡。過嘉興。侍

上遊鴛鴦湖。登煙雨樓。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。並敬書

御製鑄鍾特磬二銘於壁。

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。奏言臣目近視。實不能見。

上大笑。隨

召有恭聯句。用石鼎體。自來

上聯句皆

召扈從諸臣。未有獨

命大吏者。眞異數也。

羅江李石亭化楠。乾隆壬戌進士。爲浙江餘姚令。民有犯竊者。訊係初次。卽喟然曰。此良民也。爲飢寒所迫。坐無業故蹈此耳。捐俸錢構屋三十椽。令居其中。募城中技能之師。假官錢爲資本。授以所業。業成。其師具保狀領出。習其業以餬口。終身不再犯。化莠爲良之法。莫妙於此。此人性本善。諒哉。

錢稼軒維城。乾隆乙丑四月夢見天榜狀元爲金谿李建中。己爲探花。及榜發。錢竟爲狀元。李乃在二甲三十名。謂夢爲無據耶。何以姓名巧合。謂夢爲有眞

耶。不應前後顛倒。豈臨期亦有更換耶。

王司農際華。年十七入錢唐學。偶遊湖鳴寺夢影堂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。曰。汝乃我弟子也。官刑名後當來歸。後中乾隆乙丑探花。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。兼署刑部。壽五十四而終。

長洲蔣時庵元益。雍正己酉科鄉試。入頭場之日。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。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。手持黃紙一卷。冉冉而下。自言我斗府眞人也。太夫人篤信二氏。亟拜之。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。眞人不

荅。展手中黃紙示之。乃第一名蔣元益六字。及榜發報至。乃中九十五名。方訝名次之不符所夢。至乾隆乙丑竟中會元。始知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。相去十六年。早經註定耶。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。

李尚書宏總督南河。嘗有句云。過顙應知因搏致。徹桑須及未陰時。二語隱括治河要指。凡從事河工者。當有味斯言。

漳浦蔡相國新。乾隆丙辰傳臚。改庶吉士。累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。年八十

予告。

上優崇故舊。

御書盛世耆英四字以

賜之。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。有日者推之曰。福星也。位極人臣。壽享大耋。已而果驗。

乾隆九年。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。其略云。科舉憑文而取。案格而官。已非良法。況積弊已深。僥倖日衆。古人詢事考言。其所言者卽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。今之時文。徒空言而不適於用。此其不足以得

人者一。墨卷房行。輾轉抄襲。膚辭詭說。蔓衍支離。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。士子各占一經。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。少者僅止數十。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。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。表判可以預擬而得。答策就題敷衍。無所發明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。且人材之盛衰。必於心術之邪正。今之僥倖求售者。弊端百出。探本清源。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。別思所以遴拔眞才實學之道。云云。奉

旨飭議。時鄂文端公爲首相。力持議駁云。謹按取士之法。三代以上出於學。漢以後出於郡縣吏。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。隋唐至今出於科舉。科舉之法每代不同。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。三代尚矣。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。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。而及其既也。莫不有弊。九品中正之弊。毀譽出於一人之口。至於賢愚不辨。閥閱相高。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。上品無寒士者是也。科舉之弊。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。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。唐趙匡舉

所謂習非所用。用非所習。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。時文之弊。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。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。在乎因時而補救之。蘇軾有言。觀人之道在於知人。知人之道在於責實。葢能責實。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。人才自可奮興。若專務循名。則雖高言復古。而法立弊生。於造士終無所益。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。皆爲空言。勦襲而無所用者。此正不責實之過耳。夫凡宣之於口。筆之於書者。皆空言也。何獨今之時文爲然。且夫時文取士。自

明至今。殆四百年。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。非不欲變。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。且就此而責其實。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。而未可一概訾毀也。葢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。精微之奧旨。未有不深明書理。而得稱爲佳文者。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。以爲無用。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。唐順之。瞿景淳。薛應旂等。以及

國初諸名人。皆寢食經書。冥搜幽討。殫智畢精。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。融洽貫通。然後參之經史子

集。以發其光華。範之規矩準繩。以密其法律。而後乃稱爲文。雖曰小技。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。未嘗不出於其中。至於奸邪之人。迂儒之士。本於性成。雖不工文。亦不能免。未可以爲時藝咎。若今之抄襲腐爛。乃是積久生弊。不思力挽末流之失。而轉咎作法之源。不已過乎。即經義表判策論等。苟求其實。亦豈易副。經文雖與四書並重。而積習相沿。慢忽既久。士子不肯專心肄習。誠有如舒赫德所云。數月爲之而有餘者。今若著爲令甲。非工不錄。則服習講求。爲益

匪淺。表判策論皆加覈實。則必淹洽乎詞章。而後可以爲表。通曉乎律令。而後可以爲判。必有論古之識。斷古之才。而後可以爲論。必通達古今。明習時務。而後可以爲策。凡此諸科。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。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。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。何一不見之於施爲乎。必變今之法。行古之制。則將治宮室。養遊士。百里之內。置官立師。獄訟聽於是。軍旅謀於是。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。終身不齒。毋乃徒爲紛擾。而不可行。又況人心不古。上以實求。下以名應。

舉孝則必有割股廬墓。以邀名者矣。舉廉則必有惡衣菲食。弊車羸馬。以飾節者矣。相率爲僞。其弊尤繁。甚至借此虛名。以干進取。及乎莅官之後。盡反所爲。至庸人之不若。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。又何益乎。若乃無大更改。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。則論策今所見行。表者賦頌之流。是詩賦亦未嘗盡廢。至於口問經義。背誦疏文。如古所爲帖括者。則又僅可以資誦習。而於文義多致面牆。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筭崇文宏文生等。或駁雜蕪

紛。或偏長曲技。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。則莫若懲循名之失。求責實之效。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。我

皇上洞見取士源流。所降

諭旨。纖悉畢照。司文衡職課士者。果能實心仰體。力除積習。杜絶僥倖。將見數年之後。士皆束身詩禮之中。潛心體用之學。文風日盛。眞才日出矣。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。至於人之賢愚能否。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。故立法取士。不過如是。而治亂盛衰。初不由

此。無俟更張定制爲也。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。奏上。

奉

旨依議。科目之不廢者。文端之力也。

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。嘗銷夏萬松山中。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。繫於峯顛。蹤跡之獲石數枚。有文印之成書畫形。後積聚漸多。因以作譜。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。一時名流咸屬和焉。

乾隆甲戌科首題唐棣之華至末之思也。場中文有用腸一日而九迴句者。

上以言孔孟言。不應襲用漢書語。先是
命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。至是
命再頒禮部。順天府外簾存貯。俾試官知衡文正鵠。
並嚴重磨勘。以下科爲始。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
銜名。以向來磨勘俱視爲具文。是以
特派大臣詳加校閱。除試帖初添可稍寬。至制藝既
經入彀。不應復有疵謬也。二十四年秦司寇蕙田進
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。
上閱順天第四名邊鄉禧文。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。

上云。揆其命意。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。而蕪鄙雜湊。
遂至不成文義。此豈字句小疵。雖不宜以一語擯棄。
亦何至濫厠前茅。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。
邊嚮禧罰停會試五科。主考官奪俸。並
諭嗣後定議敘議處例。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。
經覆勘大臣指出者。交部嚴議。有原勘出一二。經大
臣覆勘。尚多挂漏者。亦交部議。有能悉心檢閱。秉公
舉出覆勘無遺者。交部議敘。於是乎磨勘始嚴。而場
屋之文斤斤繩墨矣。

蔣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。夜夢一偉丈夫來見。兜牟戎服。叉手不揖。自批其頸曰。吾頭豈白斫者。蔣驚醒。知有寃抑。查舊志有段將軍。乃史閣部麾下副將。死於揚州者。新志並無其人。亟爲載入忠義傳中。

南康謝蘊山啓昆。知揚州府時。修葺明史閣部祠墓畢。夢閣部來見。因問爲公修葺祠墓。公知之否。曰。知之。此守土者之責也。然要非俗吏所能爲。問己官階。曰。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問將來有子否。曰。與其有子而名滅。不如無子而名存。因問公祠中尚少一聯。應

作何語。曰。一代興亡歸氣數。千秋廟貌傍江山。謝爲書丹泐石。今存祠內。

嘉定秦瞀園大成。乾隆己卯舉於鄉。斷絃續娶。婚夕新婦悲啼不止。問之。曰。妾幼許鄰村李氏子。父母嫌貧。逼休改嫁。竊念身更二姓。名節有虧。是以痛耳。秦聞之悚然曰。何不早言。幾成吾過。乃趨避外舍。命僕召李。李至。語之故。且曰。今夕良辰。可於敝廬合巹。所有奩資舉以相贈。李感激涕零。莫知所對。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。癸未會試。秦中第三名。殿試前夢至文

昌宮。適關帝至。問今歲狀元何人。文昌以某對。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。某爲我夫弟。夫死後某㚖虐備至。憂鬱致死。文昌曰。此人短行。安可大魁。爲期已近。誰可易者。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。吏捧冊呈閱。文昌曰。秦大成本以孝行該中丙戌狀元。查伊又有還妻一事。擢早三年亦爲允協。帝曰。然。秦遂寤。是科竟大魁天下。

歷代帝后圖像向貯內庫。乾隆十四年

命工重加裝潢。移藏於

南薰殿。自太皞伏羲氏而下。爲軸者六十有八。爲冊者七。爲卷者三。先聖先賢圖冊五。詳定位置。次第甲乙。歲以盛夏曝而庋之。扃鑰惟謹。又明諸帝玉冊向貯工部外庫。今附藏殿之西室。仰見我
國家優禮先朝。隨在盡其誠敬如此。

乾隆癸酉科。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。入簾前一夕。夢迎天榜鼓樂甚盛。送一扁額至其家。書曰三元及第。已而本房取中七人。內三人爲樂平胡羽堯翹元。大庾戴貸圃第元。南昌彭芸楣元瑞。

後皆登進士第。所謂三元及第也。胡官至光祿寺卿。
戴官至太僕寺卿。彭官至協辦大學士。
乾隆壬申會試。榜發後
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。當塗徐位山
文靖年逾九十。
欽賜翰林院檢討。著有山河兩戒攷。禹貢會箋。皇極
經世考。管城碩記。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
首。為七言長句十章。奇才曠思。為前人所未有。其仲
子應樞博求故實。逐句為訓。亦佳士也。

向例禮部會試。榜發後呈進會試登科錄。內俱有恭
進
皇太后及
皇后各一本等語。乾隆二十八年奉
上諭。此係沿襲具文。非事關典禮者可比。況我朝宮
闈肅穆。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。即尋常細事亦無
絲毫干預。似此相沿舊套。徒費抄寫。自應停止。以後
著爲令。

梁階平國治。父官刑部司獄。向詣獄者司獄官輒有

所索。梁獨屏不受。督獄卒潔餾惟謹。一切可以方便

者多方調護之。二十年如一日。擢刑部主事。卒後階

平大魁天下。官至大學士。人謂陰德所致。

熙朝新語卷十一終

熙朝新語卷十二

古歙　余金　德水　輯

康熙間
特恩開千叟宴。自王大臣以及士庶。年六十以上者
皆預。乾隆間
高宗復舉行曠典。與宴人數視昔加倍。年九十以上
者
召至
御前侍食。

天顏和煦。
恩賚優隆。一時杖朝而出。感頌
皇仁。歡騰閭巷。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於
乾清宮。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。有
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。各
賜如意朝珠文玩綺帛銀兩有差。
國家養老親親至意。實爲曠古所未有。
乾隆三十八年二月
命開四庫館。校定永樂大典。訪購天下奇書。著各省

督撫採訪彙集上於
朝。仍
命翰林注明月日。俟呈乙覽。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
回。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。書成
欽定爲四庫全書。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。於時
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。惟鮑士恭、馬裕范
懋柱、汪啓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種。
上嘉之。
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。其朝臣黃叔賢、勵守謙、

紀昀。紳士周厚堉。蔣曾瑩。吳玉墀。孫仰曾。汪汝瑮等。各進呈一百種以上。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。

昌樂閻懷庭循觀。少穎敏。讀書過目不忘。年十八舉於鄉。其學一以程朱爲宗。而孝行尤篤。少而孤。及長。每承祭哀慕累日。其父母墓卑溼。值霪雨。泉水交匯。每夏秋之交。天將雨。輒不食。繞墓哭。以是致羸疾。後行營乞假。卜吉兆而遷焉。後登乾隆己丑進士。官吏部主事。

淄陽牛眞谷運震。雍正癸丑進士。乾隆初薦舉博學

鴻詞。

廷試未取。後官陝西秦安平番等縣。有政聲。嘗與人書云。僕為縣官有三字。曰儉簡檢而已。儉者薄於自奉。量入為出。所謂以約失之者鮮。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。簡者令繁則民難遵。體亢則下難近。一切反之。毋苛碎。毋拘執。毋聽陋例。毋信俗諱。儀從可減則減之。案牘可省則省之。檢者天有理。人有情。吏部有處分。上司有考課。豪強將吾伺。奸吏將吾欺。入一錢

乙諸簡。將毋納賄。施一杖楊諸冊。將毋濫刑。此檢字訣也。後年五十三無疾而歿。歿之前數日。屢夢遊金碧樓臺。醒語家人曰。吾將尋吾好夢。設不醒。愼勿驚。果睡去。豈慧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。抑醇儒循吏歿而爲神耶。未可知也。

納蘭愼齋峻德。詩格幽秀。嘗寓盤山天城寺。與水月菴僧然西以詩往還。係於小犬之項。云相望一峯隔。相呼恐不聞。寄詩憑小犬。好去度深雲。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。今憑犬寄書之句。蓋不知陸機黃耳。千歲

寶掌白犬故事也。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。可為廖融添一詩奴。

金匱梅里黃氏女。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。三年生一子。甫三月。希言與其子相繼歿。姑以哭子及孫亦歿。翁名德星。故疎曠。不善治生。黃哭慰之。盡賣嫁時衣以供甘旨。且買妾進焉。翁憐其誠許之。妾入門五月。甫有身而翁又死。黃仰天呼曰。吳氏之祀斬矣。天若閔予志。眷予算而畀吳氏以男也可。既而妾果舉子。不三月妾復去帷。黃自抱翁子於懷哺以糜。啼則以

乳就之。時黃已喪兒兩載。乳絕潼矣。無何乳忽至。遂終乳之。人謂黃氏一女子。於翁爲忠爲孝。於夫爲節。於翁子爲慈。其行卓有可傳者。觀於絕乳復生。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。

崑山曹孝子起鳳。父子文。賈於蜀。歲寄金錢歸。俄而耗絕。孝子年十六。遇蜀客云其父已死。然弗知死所。孝子大慟。將往求父骨。貧不能行。長洲潘君爲縉贈以百金。遂就道陸行。由豫入秦至蜀。南抵滇界。西達金川。書牒於背。逢人輒哭。訴所由。久之無知者。金盡

反成都。乞於鄉人之爲客者。合助之。又得數十金。孝子大哭曰。此行不得父骨。金無由再致。吾亦不復生還矣。乃禱於諸葛武侯祠。神示令東向行。失道。七日無人蹤。及西陽。積雪盈尺。足趼不能前。蹐土穴中兩日。有士人項生許生過之。羣鴉遶穴而鳴。異之。見僵尸氣微屬。視背牒詫曰。孝子孝子。掖以歸。灌之蘇。問故止宿。進酒肉。孝子弗食。曰。不見父棺。不食此矣。其夕夢經荒原。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。見孝子至。撫掌大笑語曰。月邊古蕉中鹿。兩壬申。可食肉。覺而誌之。

遂辭去。兩人留之。不可。偕送之行數里。不忍別。忽經荒原如夢所見。白楊下有棺纍然。孝子心動。泣不止。兩人問故。語之夢。兩人曰。有徽人胡姓者居此日久。相距不遠。盍往詢之。從之。見胡生。良久曰。噫。信頗記十年前。鄉人曹姓客死殯於是。以所遺牙牌納棺中。其殆是乎。然非白諸官莫驗也。遂引訴之酉陽巡檢。白州牧飭里長。察諸棺多有主名。而一棺獨無。啓棺見骨。孝子瀆血驗之沒骨。棺有牙牌。文曰曹鹿。孝子曰是矣。月邊古胡也。蕉下鹿牌也。何疑乎。遂撫棺大

哭。收骨行。項生許生爲設祭。祭畢以餕肉食孝子。曰。向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見父棺耳。今則既見矣。憶與子遇土穴中日在壬申。今六十有一日。又值壬申。夢盡驗矣。豈非天哉。孝子再拜。謝兩人交餽之贐。遂負骨歸。過洞庭湖風作。兩日不得渡。同舟者疑之。且大索。孝子恐。禱於洞庭君。風立止。既歸葬其父。廬墓以終。乾隆四十九年卒。壽七十二。長洲莊太守學和作曹孝子紀略。

李眉山錯。正黃旗漢軍人。官筆帖式。少司寇輝祖之

子。相國索額圖之壻也。家世貴顯而性躭清寂。偕其配隱居盤山鷹青峯下。號鷹青山人。又號焦明子。喜行無人徑。嘗憩谿谷中。犯雨雪遇蛇虎不顧也。歲一至都郡。留一二日輒歸。人罕見其面。時謂有靜癖。詩文古奧峭削。自闢門徑。視世之以雋花爲國妝。以紅粟爲法物者。超然遠矣。

丙辰詞科之徵。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。而其後人復膺薦辟者三人。秀水朱竹垞檢討孫稻孫。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。宣城施愚山侍讀孫念曾。兩世俱應

大科之

召。亦盛事也。

西人測算之法本於周髀。自中土失其傳。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術。世遂奉爲絕學。餘姚邵子政昂霄。通中西之術。推測布算。細析豪芒。手製儀象。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。著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。專論天文算數之術。分十有四目。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。及歐邏巴之說。頗爲精密。

歸安沈東甫炳震。世居竹墩。爲東南望族。東甫少時

即淬厲於學。爲諸生有聲。屢困場屋。遂謝舉子業。專攻古學。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。考訂博辨。而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。尤生平注力。積十數年而成。

丙辰應

召試不遇歸。後錢香樹司寇以唐書合鈔奏

聞。奉

旨付詞館采取梨刻。頒布天下。時東甫已歿。可謂鬱於生前。榮於身後者矣。

緜州李雨邨調元。乾隆癸未進士。改庶吉士。至丙戌

春。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計偕入都。抵寓甫一日。郎夢見李端坐堂上。然燭繙書。書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。煌煌大書。旁若有神護持之者。意此中祕書非人間有也。已而李散館。改吏部主事。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。

儀徵張孝女巧姑。父曰天相。病痺不能起立。兩兄傭他所。孝女獨與父居。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。此鄰不戒於火。火延及門。孝女狂號負父出。未及門而仆。與父俱死。年甫十四。明日出其屍灰燼中。猶肩承父屍。

握父手弗釋。邑人建石幢。書孝女死父狀。誌其處。謹錄之以俟采風者。按孝女事。於嘉慶三年。縣丞申淑沭渚渠得石幢。聞於邑令。申大吏入奏得旌典。都轉曾公燠爲文記之。并系以詩。後邑令屠琴隝倬亦書其事。并作歌焉。

長清曾孝女衍綸。宗聖裔也。父尚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。累遷知郴州。衍綸年十一。從父於官。母病瘓不能起。衍綸侍湯藥。凡四載不少休。衍綸憊甚。一夕母謂衍綸暫假寐。命老嫗秉燭侍幃側。火然及幃。老嫗突出呼救。衍綸突火入抱母號。父自外聞之。趨至。亟呼救者挾衍綸出。衍綸嚙其手至骨。挾者痛釋手。衍

綸大呼曰。速救夫人。夫人出我乃出。已復突火入。而煙燄牀。救者不得入。遂與母俱燼。既滅火。衍綸身覆母。攣結不可解。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。

巡撫聞於

朝。得

旌如制。郴人爲祠祀焉。

乾隆二十九年。蘇州樂橋有李氏子。每晨鬻菜於道。得錢以養母。一日拾遺金一封。歸而遺其母。發之內題四十五兩。母駭而卻之曰。汝一窶人。計力所得日

不過百錢。分也。今什伯之不祥。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。遺鞭責死矣。促持至其所。遺金者適至。語以故。還之。其人得金立馳去。市人怪其弗謝也。聒之令分金酬賣菜者。其人不肯。詭曰。予金固五十兩。彼已匿其五。又何酬焉。市人大譁。有司過而訊之。佯怒賣菜者。鞭之五。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。汝金故五十兩。今題四十五兩。非汝金矣。以授賣菜者曰。汝妄得吾鞭。以是償汝。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。促持去。一市稱快。

宣城湯鵬千偉。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。至乾隆初始得選江寧教諭。年已七旬。天眞爛漫。若童子然。夏月葛衣搖扇。與羣兒嬉。或上樹撲棗。童子環吹之。湯曰。盍毋苦敗者。償老子勞耶。其風趣如此。時學舍穿漏。每大雨。湯輒持繖坐承霤下。白髮淋漓。客駭問之。則蹙然曰。大成殿未修。先聖露居。某敢即安乎。紳士聞之肅然。未幾爭相營構。宮牆煥然。

乾隆四十三年夏。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。早朝至東華門。在肩輿中端坐而逝。鼻垂玉箸長尺餘。戶部

尙書額駙福公隆安奏

聞。

高宗震悼輟朝。即日

聖駕親至東直門

陽邸臨其喪。時文正子墉官江西按察使未歸。

上撫其孫慰之。諸大臣勸

上迴蹕。

上哭至

乾清門。流涕謂軍機大臣曰。朕失一股肱矣。可想見

聖主賢臣明良契合之盛。

乾隆三十一年。吳縣張酉峯書勳。以舉人就挑得知縣。行捧檄出都矣。及會榜發獲雋。廷對覽得大魁。以知縣中狀元。奇遇也。

相傳是年酉峯公車未發時。資斧無措。商於至戚某翁。翁故盛德。然力無以應。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。每人各出金若干。以六赤置盆中。覆而三搖之。彩勝者先收金。而後稱息以償。數月一舉。徧七人而止。翁有會已兩舉。尚未得彩。是月值會期。私念若得之可百

金足以濟張用矣。然得失未能逆料也。屆期因僞為疾。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。酒半將卜彩。令老嫗傳語曰。主人畏風臥幃中。可延客至臥榻前奪彩乎。客曰諾。傳籌至翁名。遽呼持盎入幃中。客靜聽三響畢。持盎出幃外揭視之。六子皆赤。皆大笑曰。得彩得彩。勿藥有喜矣。客既散。翁蹙然曰。余生平不作欺人事。今爲張孝廉計。不得已出此。可愧耳。蓋翁預置瓊叟與盎各兩。先列上彩色樣。易以示客。計在必得也。已而笑謂所卜之彩究竟何色。揭盎試觀。亦六子皆赤。

是年張捷南宮。人謂文星所照。神或助之。若某翁之不憚自汚。以濟人急。其高誼不可及也。或曰此係某探花事。俟考

錢塘王文莊公際華。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。通籍三十一年。蒙
恩賞福字二十四幅。乙未冬重加裝潢懸
賜第之東。顏曰二十四福堂。

太常寺署中。有蝴蝶黃色大如茶盌。吏人欲見之。呼曰老道。則飛至掌中。有欲害之心則飛去。相傳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。乾隆戊申冬。

高宗齋宿
郊壇。諭太常寺卿。乃以盒盛進。有
御製太常仙蝶詩。
命仍送歸寺內。
米萬鍾得異石於大房。束牲載書以告雨東薛岡。見
之復代石報米書。二書當時傳誦以爲韻事。此石棄
置良鄉縣多年。乾隆間
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。
賜名青芝岫。有

御製詩。嘗日委諸榛莽。一旦託足蓬瀛。士之願致青雲者。觀此可以興矣。

贛州鄧慕濂元昌。爲諸生有聲。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。遂屏棄舉子業。一以理學爲歸。慕濂有長兄瞽而頑。大小事必稟而後行。後母性瑣刻。每怒。慕濂必長跪請罪。得解乃已。後母弟早夭。弟婦有子。請於慕濂曰。感伯之德。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。慕濂泣拜之。自是遂不入處室。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。課督之。慕濂有田在城南。秋熟視穫。挾小學書坐城隅。見

貧人子拾秉穗者。招之曰。來。汝毋然近吾。吾教汝讀書。能背誦者量穀與汝。羣兒爭眂就之。慕濂如則使識字。既使諷章句。既以俚語譬曉之。羣兒踴躍受教。既卒穫。羣兒嘷曰。穫卒。先生且歸奈何。有泣者。自是每秋穫。羣兒輒就學焉。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。我鄧先生。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。則曰是我先生客耶。渴則進飲。飢則進食。市井人見慕濂過。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。此其驗矣。

長洲沈立方執中。邑諸生。屢試不售。年五十餘棄舉

子業。循覽儒先傳註。旁通內典。久之有省。題其室曰心太平居。作太平吟四首。以恬淡虛無分屬焉。其一曰國太平。境無虎。家太平。入安堵。身太平。揚蹈舞。心太平。去城府。藝視田。逃稅戶。抱遺經。唾塵腐。山水綠。月三五。胡蝶夢。日卓午。四海大。胥樂土。三萬場。畢吏部。子孫負。鳥斯秙。天甚普。人何苦。其二曰國太平。歷無堠。家太平。蔬滿園。身太平。隨左右。心太平。泯聲臭。一瓢飲。安且寓。五柳風。入寬袖。繁華夢。牛馬走。錦繡林。嚴霜壽。醉山水。不在酒。淡蕩友。對清晝。疏松奏。長

眉壽。石可漱。居何陋。其三曰。國太平。聖神代。家太平。高曾在。身太平。退藏會。心太平。絕瑕纇。一炷香。無晨晦。半輪月。空星礙。幾點煙。渺泰岱。想非非。夢環珮。耳到順。通天載。原出峽。放宇內。雲可栽。鏡相對。紛藻繪。休滓穢。其四曰。國太平。巍蕩天。家太平。寧謐邊。身太平。無事仙。心太平。不二禪。仰碧落。識太元。俯混茫。忘魚筌。浮雲去。何處牽。清虛來。自在眠。繪聲手。不在川。忘言詩。不著篇。浮漚幻。月輪圓。看轉旋。識幾先。頗有康節行窩。伊川擊壤之樂。

吳縣周景曾聖與。每以盡倫爲窮理之實。嘗榜其室曰。學喫虧。尋快活。

長洲何澠山炡。邑諸生。常佩一囊一筴。途中見字紙粒米必拾取之。家貧課徒自給。而性好放生。有餘輒濟親友。人以窮孟嘗目之。晚耽禪悅。八旬外猶健飯。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。時

高宗詔錫老榜官。澠山年例應得檢討。人勸之試。曰。吾福相薄。驟邀

恩賜。恐生災患耳。嘉慶初。奉

詔舉孝廉方正。當道將以潛山名應徵。辭曰。捫心自問。字字負疚。何敢冒爲。且不就老科。而就制科。更折福矣。年九十有七。無疾而終。

長洲余仲林蕭客。與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。以道義文章相切劘。所著五經鉤沉。彭大司馬采以進呈。奉旨入四庫全書。儒林重之。

崑山張潛文予焯。早歲有至行。父疾。刲臂肉和藥以進。父歿。終身孺慕弗衰。性好施。出私財爲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。漆工邢天章者。年四十。貧不能娶。張與

金勸令娶。祁諾受金去。明日過祁。察其容甚戚。詰之。不肯告。詢其鄰。曰。是以金歸而道遺。張反其金如前。往語之曰。爾有遺乎。曰否。如是者三。張曰。爾欺我。出金袖中曰。此非爾遺乎。祁大喜。以爲誠然。張又嘗遇賣菜傭失百錢。忿欲死。張呼至家。令家人平菜而陰納錢菜甲中。錢墮地。張佯驚曰。爾錢乃在。用是家中落。而施不衰。人呼之曰張善人。

江州崔進士念陵。需次京師。聘某姓女鸞娭爲妾。崔故貧士。歸家省親。不能俱載。寄娭於其母家。母強售

之於千戶某。媖求死不得。入門展拜。即呼千戶為父。而訴以故。千戶義之。不奪其志。仍以歸崔。人頌千戶之高義。而媖之急智亦不可及也。

靖逆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。詩才清絕。張侯家財數百萬。以好客喜施。不二十年而罄。薨逝後其子謙襲職。貧不能支門戶。太夫人示以藏鏹處所。發之得三十萬。賴以資用。蓋侯在時。太夫人已逆料之。而預為地也。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。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。

六安夏秀才寶傳。少任俠。出雅雨盧公之門。盧謫戍。僮僕無肯從者。夏奮然往。居三年。盧蒙賜環。始與俱歸。厚贈以報之。不受。人以此高之。乾隆庚子科。以年過八十。

欽賜舉人。

杭州吳修撰鴻。視學湖南。壬午科典試者爲嘉定錢竹汀大昕。韓城王偉人杰。三公皆衡文巨眼也。諸生出闈後。各以闈卷呈吳。吳所最賞者丁甡。丁正心。張德安。石鴻翥。陳聖濤五人。曰。此五卷失一。吾此後不

復論文矣。榜發之日。吳使人走探。俄而鈔榜來。自第六名至末。僅有陳聖清一人。吳旁皇莫釋。未幾五魁報至。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。吳大喜。一時省下傳爲佳話。

乾隆五十二年。貴筑李尚書世傑督蜀。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。今皆合抱。花時爛若雲錦。人比之召伯甘棠云。

往在成都見三異人。其一曰賣回子。係西域回鶻人。童顏鶴髮。頗有道之士。住禮拜寺。冬夏不設茵席。以

小石子堆一炕。夜則兀坐。日則閑遊街市。出言元奧。人莫能曉。饋以食。有受有不受。其一曰徐瘋子。語音類秦人。疥癬滿身。行乞於市。夜則棲身東洞子門。途見所棄死猫鼠。則攜回燒之供飧。病者向索藥。徐隨手拾土石與之服。無不立愈。其一曰笑和尚。終日不言。見人惟一味憨笑。喜吸煙。向人索之。其人必多吉利事。故人爭與之。轉有固卻者。居寶光寺。寺僧惡其嬾。故遲其飯。或未明卽食。及舉箸。笑和尚輒在。鄰有張裁縫者。訝其非常人。俟其出遊。必瞷之。一日笑和

尙忽謂張曰。爾寒暑無問。俟吾六載。必有所欲。但吾性嬾。不耐爲人師。有徐瘋者。道行高。堪爲爾師。我當送爾至彼。即偕往。適徐爇火炙死鼠。飲白酷。遙見之。責笑和尙曰。爾不耐爲人師。又何苦拉別人乎。言訖大笑。時朔風正勁。城門外寒氣更甚。笑和尙與徐皆赤足露頂。將及三鼓。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。服之可禦寒。張披之奇煖而香。後徐張與笑和尙同日不見。惟賣回子至今尙存。

長白那蘭長海。父爲鎭安將軍。以

恩蔭立得官。引疾不赴補。愛易水之雷谿。築室居之。自號雷谿居士。吟諷不輟。嘗襲裘弔所親喪。見其貧不能殮。即解裘與之歸。中途見異書。亟欲買之。又解其衷衣以質焉。由是得寒疾。伏枕夷然。李眉山嘗贈詩云。二月輕寒擁鹿皮。人間獨有馬卿癡。夜來竈底無煙火。自詠梅花絕調詩。可想見其人矣。

奉天于紫亭宗瑛。爲襄勤公之孫。乾隆甲戌進士。改庶吉士。歷官至御史。性簡淡。不趨榮利。所在掃地焚香。似韋左司之爲人。詩筆沖淡。亦酷似左司。著有來

鶴堂集。

胡恪靖公寶瑔。世居徽州。父官松江府教授。遂家焉。生公之夕。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。夢文成手一金軸曰。五十年後煩送吾鄉。乾隆十六年恭逢

聖駕南巡。至會稽

御祭王文成。

命公賫金軸讀祝堂下。方知前夢之徵也。

恪靖公未遇時。赴禮部試。有友人託其代賫文書投部者。爲奴子誤事。致愆期。其人不得與試。公知之日。

吾累吾友不得入闈。吾安忍獨試。遂不入闈。尋考授中書。歷官巡撫。

熙朝新語卷十二終